

钱眼识人

二十五年前的《少林足球》里,周星驰对受伤被抬下场的四师兄说:“你只是离开,精神永远会在这里”,此时,四师兄穿着黄色球衣,戴着蛤蟆镜,毫无疑问这是他对偶像李小龙最深情的告白。不愿意做成鱼,为梦想而搏的精神何止在场,连人都会回来。所以,暑期档新片《功夫女足》一开场就用最有哲学家气质的功夫巨星李小龙之金句“be water,my friend”为电影定了一个潇洒的基调,所以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部新片中都成为障眼法,正派还是反派、输还是赢,权威还是新人,在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。故事以峨眉队出列,迎战“至尊无敌杯”群雄开头,快速续上《少林足球》的意犹未尽,风吹过,都回来了。

《少林足球》是可以视为周星驰电影的分界线,在这部电影上他终于获得了行业权威的认可,达成了票房与口碑几乎完美的平衡,在表达上也是酣畅淋漓,在个体感受与集体情绪找到了“梦想”这个突破口。在这部作品之后,周星驰的电影开始不会让所有人觉得好笑,有人甚至因为表达的深刻与含蓄而觉得有些陌生,所以有一种观点是说周星

花言峭语

这两年,时常在电影院里看到一些让我产生“有生之年”之感的电影,比如去年通过艺联的“经典电影重映”,看到了《德克萨斯的巴黎》《乐乐中年》,今年看到了《晒后假日》,又通过各种修复版重映活动,看到了《花样年华》《倩女幽魂》,今年以来的意外之喜,则是在电影院看到了《恐怖游轮》(《Triangle》)。

《恐怖游轮》之所以成为经典,是因为它虽然以恐怖片名义出师,但它本质上是哲学电影,讲述的是人类永恒的困境。这种困境有个神话表述,那就是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(Sisyphus)的故事。他是科林斯的国王,因为招惹宙斯,必须无休止地、重复地推石上山,在诸神看来,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,是最严厉的惩罚。

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处境的寓言:人生没有一劳永逸,必须不断重新开始,无限轮回,而重新开始的,还是同一件事。事业、感情、莫不如此,以为已经完成任务,可以喘一口气了,却没想到,还得再次滚石上山。这是人类普遍命运,细想起来,的确荒谬、虚无,无恐怖之处。不过,加缪在《西西弗斯神话》里,对这种困境有哲学分析,他认为,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,却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英雄,滚石上山这看似无效的劳动,“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”,他因此是充实的,而且是幸福的:“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

情人看剑

传奇电影人施南生去世的消息传来,圈内圈外一片震惊,影迷与网友既追怀其对电影产业做出的杰出贡献,也在另一个议题上争论不休:称她为“徐克背后的女人”,到底是不是轻慢了她。可喜的是,多数意见认为,她“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”,完全有属于自己的大女主故事。不过,大女主从来不是孤家寡人,她的故事若要精彩,也得需要大时代与同路人,天时地利人和,缺一不可。

得知施南生去世,不期然地先想起她的一些电影人,他们或许可以作为种种镜像,映照出施南生之可贵。先是想到周星驰,暑期档《功夫女足》正在热映,却也惹来不少争议。每当此时,我们不禁要问,星爷天纵奇才,为何一路走来树敌无数。影评人“食影双修”近日回顾周星驰北上时与京圈沪圈的交恶往事时说,“我们总以为天才一定是被宠溺与呵护的,以为他们创作时资源予取予求”。是的,天才的确需要宠溺与呵护,但资本没有这个义务,相比而言,徐克同样是自

似曾相识他归来

驰“变了”。

这一次的《功夫女足》就像回旋踢,大量的经典梗推陈出新,是能够让周星驰影迷放心爽的饕餮大餐,尤其是一场又一场好笑,好玩,好看的赛事推进,在娱乐层面是近年来少见的给够料,周星驰还是能够用三三两两简单的台词,表情或者动作设计就逗人发笑。

让人觉得好笑,开心,有爽感,是周星驰电影作为作品体系的基础,也是初心。在《功夫女足》中,一个轻功了得的后备队员对队长双双说“我踢球不是为了赢,踢球就是为了踢球”,在一个配角演员身上,周星驰其实把所有关于他的疑问、好奇做了简洁的回答,你问他为什么要拍“女足”,为什么要慢慢拍,现在才推出来?等等,答案就是很简单,他感受到了,于是就认真拍一部,为自己,也为观众。在片中,双双的心路历程经历了因为求胜而放弃情爱,孤注一掷的焦虑,然后就是求输认清自己,痛定思痛,重新梳理自己与钰琬、徐风的关系;再接下来,就是敢于在赛场放慢、放轻松,心理的强大让“柔弱”也是可以御敌克敌的路径;最最后,她和队友们享受了比赛,

当西西弗斯陷入无限恐怖

乐就在于: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……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。”

但《恐怖游轮》没有走到加缪这一步,它只是讲述这种反复和轮回带给人的磨折和损耗。这个电影有个明媚的开始,几个男女,乘坐游艇出海,在海上遭遇一艘神秘游轮,游轮上空寂无人,但恐怖事件接连发生,当女主角在经历了这一切,满身伤痕地回到家的时候,才发现——以下是剧透——这不是一个结尾,而是一个开始,她陷入了一个她所不能了解的时空之中,所有的悲惨遭遇,都还要一一重演,她得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她,穿戴整齐走出门去,迎向她的朋友们,并结伴走上那条游艇。

一套叙事模式,一旦出现,而且自圆其说,并且获得了理解,那么,在它之前,一定有过悠长的准备期,得有科学发现、人类在哲学上的心得为它做好铺垫,并由一大批文艺作品进行小规模实验。《恐怖游轮》也是如此,它只是一个小成本的恐怖片,但却意义重大,它是许多以无限循环的悲惨人生为主题的故事中的一个,是这套叙事模式的一个中转站,在它之前,有《土拨鼠日》(Groundhog Day)(1993年)和吴奇隆、徐若瑄主演的《好孩子》(1999),以及《蝴蝶效应》(2004年)和《毛骨悚然》(2006年),这些电影里,都已经零零碎碎

最佳天才女友

己电影帝国里的暴君,却没有身陷星爷这类窘境,说起来,很大原因是施南生保驾护航,她是在宠溺与呵护他。一般说来,徐克负责创作,施南生负责融资、发行、宣传等,说施南生是徐克背后的女人,并非是说她隐忍负重,而是他们各有分工,一个台前一个幕后,并驾齐驱,方能在电影市场上攻城略地。

做好一个制片人,无非是解决问题,但在施南生看来,也有高下之别,她曾在《电影的万般滋味》一文中说到,“一个好的制片人对人力资源方面的处理能力要求很高,但有些人的工作方式较旁门左道”,她希望“新一代专业、做善良的事,不要做偷鸡摸狗的勾当”。这话说得有些隐晦,却可见其强烈的道德感,所谓侠女的本色与底气,也是在此,既要专业把控,也要市场尊严,各种体面都得兼顾,这更是一门让人叹为观止的学问,而现实当中,顾了这头丢了那头的,大有人在。

总说徐克与施南生是香港影坛的“神雕侠侣”,双剑合璧,快意江湖,后来看施南生的

回到峨眉弟子踢球的初心,是小小年纪的她就相信中国功夫博大精深,兼收并蓄,她和小钰琬在踢球的过程中收获了友谊,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功夫这种文化,看到一群身怀绝技的女孩。当年,有人问师太双双天天带着师妹们踢球,不务正业,师太说有什么关系,让他们踢吧。似乎也是在说拍电影,二十五年过去了,我们对于电影评价的标准一直在变,时而单一时而组合,票房、口碑、奖项、影响力、流量、价值观……好像拍电影和看电影一样都变得有些复杂了,得失心重了,一定要有点什么结果才行。双双的心路历程,钰琬的归队,坚守,徐风的棒棒糖,还有后备队员的上场,所有这一切都汇聚成周星驰自己一次射球,他就是想拍一部好看的电影,是大众层面的好看,也可以是个体品出来的共鸣,只要不怕输了,慢得下来,不想那么多,回到初心,输赢不论,扎扎实实、开开心心享受到人生绿茵场的每一场赛事吧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地出现了《恐怖游轮》的叙事元素。

它更直接的效仿对象,则是2008年的西班牙电影《时空罪恶》,不但情节走向非常相似,许多细节都来自《时空罪恶》,比如女主角脸蒙麻布披上黑色外套出现在另一个自己面前的情节。与《恐怖游轮》同期的,还有美国的《黑暗乡村》(2009)、澳大利亚的《公路列车》(2010)和《迪亚特洛夫事件》(2013)。无数同类故事出现,带来了一个结果——只要说一个电影是“恐怖游轮故事”,就等于是在剧透。

其实,几乎和电影界的“恐怖游轮”故事蔚然成风的同时,甚至略早,在中国的网文世界里,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故事,那就是在2007年,由zhtty的《无限恐怖》引发的“无限流”叙事模式,这种模式在经历十几年的发展变化之后,在最近两年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爆发。之所以一再爆发,是因为它用一个大结构大设定下,无限循环的方式,解决了“把故事写长”这个诉求,更重要的是,它呈现了当代人的一个发现,那就是,我们的生活是无限循环轮转,没有任何新意的,人类行进到当下,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了。这才是一种故事潮流在全世界各地同步爆发,并持续多年的真正原因。

韩松落
作家

访谈,见她说香港电影是“不死鸟”,终于才知道那个神雕所指何物,一对侠侣,守护香港电影,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称谓。话说徐克一直想拍《神雕侠侣》,至今没能成功,随着施南生谢世,现实当中的这对“神雕侠侣”已成为传说。林青霞也曾写过施南生,“情到浓时她跟我说,徐克是个艺术家,他需要火花,如果一天有个女人可以带给他火花和创作上的灵感,她会为徐克高兴。有一天那个女人真的出现了,她还是会伤心”,这话至少透露了三重意思,一是施南生曾经给徐克带来过灵感,她曾是火花,二是讲话时她已有隐隐忧患,担心自己燃烧殆尽,三是为了成全一个她心目中的天才,宁愿带着伤心去迎接新的火花来临。那个女人会出现吗,当然不会,因为她才是那个最佳的天才女友,无可替代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演员岳云鹏

看《悬案》,印象最深的是岳云鹏扮演的调查记者白朗。

开篇是新年的酒桌闲谈——友人绘声绘色地讲那桩一夜之间卷走八十多万金银珠宝的抢劫案,劫匪心狠手辣,洗劫一空不说,连看门狗都没放过。

他闲闲地听,手上夹菜的动作不停,又慢悠悠抛出一句:“杀狗是添油加醋,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?”

三言两语,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职业敏感:价值连城的珠宝被洗劫,隔壁柜台的一条烟、一千多块现金也分毫不落,“事办得有粗有细,整个商场的布局,他早就摸透了。”

“真真假假,你挑着听”,这是白朗甄别信息的原则,也是他日后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能吸纳市井流言,又能抽丝剥茧还原真相,这份举重若轻的洞察力,在岳云鹏略带狡黠的演绎下,竟有了几分“神探”的味道。

随后的歌舞厅暗访,更是将这种胆大心细勾勒得入木三分。其他记者进场拘谨胆怯,一看酒单标价更是面露难色。唯独白朗,气场不输,下手亦有分寸,瞬间消解了环境的违和感。他看似醉眼迷离,实则耳听八方,隔壁卡座买单声刚落,已快速翻开酒单核对;服务员试图搪塞,他只冷眼旁观,片刻便将宰客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。

待同事们东倒西歪,他被打发着回报社报销。面对领导的严肃质问,他分析得头头是道:卡座低消、空瓶加塞、结账加价……捧着假酒瓶,脸上挂着一丝得逞般的得意,那种混杂着正义感和“小聪明”的神态,被岳云鹏拿捏得精准无比:“他们这图案的像素都不够!”

还有一处闲笔更见功力:明明是个行将淘汰的美编,案头却工工整整贴着整理的劫案照片与手写标题——那份不甘平庸的热爱,跃然纸上。

然而,《悬案》的高明之处,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刻画一个“神探”。随着剧集推进,白朗的形象在执拗中愈发厚重。从转型初期的意气风发,到两鬓微霜的中年,他从未放弃追查。岳云鹏收敛了过多的喜剧表情,演出了一个怀着正义理想的人的疲惫与坚韧。

最令人心动的一笔,落在二十二年后。真凶落网,白朗无法再回避自己当年那篇急于求成的报道,是如何将另一名无辜者错认为凶手,让他半生背负嫌疑,生活急转直下。当白朗鼓起勇气到对方卤肉店前,借吃面条提起旧事,换来的是那句平淡的回应:“都过去了。”

谁还能说岳云鹏演得不细腻呢?他眼眶红了,却硬生生憋住;转身离开,终究忍不住骑着车大喊一声:“对不起!”

回头看,过去国产剧里的记者,往往让人觉得“假”:要么浑身散发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气,要么沦为制造冲突的工具人。但在《悬案》里,岳云鹏找到了白朗,这个角色也成就了他。他用市井气消解了职业光环,也证明了自己在喜剧表演之外的可能性——下次再想起岳云鹏的表演,不必只记得狂奔哭喊“燕子”的身影,不妨也记住这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
常原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